

佛教艺术

墨宝

画禅不话禅 谢忞宋禅画



星云大师在《星云法语》中有一篇《何谓禅?》。大师说：「禅是每一个人的心。」既然人人都有心，理应人人也都有禅。

平常人听到禅，以为那是玄之又妙，无法用话语来解释的「东西」；有人说禅是一种离我们很远，甚至是到天边才可以寻得著的「东西」；有人认为必需远离人群，静心打坐才能够找到禅。

到底哪里才有禅?究竟什么才是禅?星云大师用 4 点来说明禅的所在。

1. 「搬柴运水是禅」；在劳动服务里，把工作的巧妙做出来，把工作的意义体会出来，把工作的耐烦培养出来，就是禅。
2. 「行住坐卧是禅」；每天在衣食住行、行住坐卧中，能够把心安住在当下，不为外境所动，生活里就有禅。
3. 「方便灵巧是禅」；禅不是刻板呆滞的，是活泼、幽默、方便、灵巧的。只要有禅心，万物万象都充满禅机和妙趣。
4. 「逆来顺受是禅」。生活里有顺境也有逆境，处在任何境地，都保有一颗「如如不动心」，那就是禅了。

照星云大师所言，仿佛佛生活里处处都是禅，似乎生命中时时皆有禅。要是禅真的无所不在，为什么大多数的人却会认为禅是遥不可及的?

对于一个视「艺术和生活息息相关」的艺术创作者，他「如何在画中显示禅?或者说，他是怎么在画里加入禅的呢?」

谢忞宋一听，哈哈大笑，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先把中西画的不同之处，细细做个分析。

「西洋画是外露的，讲求的是形式之美。那是一种为度的表现，在画面上产生爆炸性的张为，代表一种自信和野心，甚至还是侵略性的。」无可否认，「这是文化发展的影响。」其中并牵涉到西方艺术家的思想哲学，包括他们的人生观、宇宙观及审美观等等的不同。至于「东方画，是内敛的。不过，柔中可生大气。东方画看起来为度朴拙，然而秀雅之中，蕴含强烈的气，这在文人画中叫书卷气。」说著，谢忞宋透露自己多年来的创作所得，「画家用笔，从外露刚强的笔触慢慢收敛到有回锋有收笔的质感的时候，就很容易把生活里的东西带进画中，所谓的禅味就出来了。」

平时谢忞宋从来没有刻意把禅挂在口中，或是蓄意将禅放到画里去显相。他和禅的结缘，可说是源自他的书法。当他每日手抄《心经》和《金刚经》的时候，画家一边书写一边思考，「行深般若波罗蜜

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「度一切苦厄」、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」、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」、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」，起初他不甚明其意，但越写越读越咀嚼越觉意味深长，佛教经典里的文句逐渐使他深陷其中不能自己，他开始现照自己的内心。苏东坡诗云：「得句如得仙，悟笔如悟禅」，抄经日子一久，无论思想、性格和态度开始有所不同，甚至于日常待人处世时，连带地或者说情不自禁地，画家的人生哲学、审美观和价值现都起了很大的转变。接踵而来的日子，禅对谢忝宋来说，不知不觉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由于如此，他从事艺术创作的时候，非常自然笔下便流露出来。

生于瑞士并有摩尔人血统的德国艺术家保罗·克利在他的日记里说过：「一个艺术家表现在外的生活，可以透露有关其作品品质性的东西。」

人塑习惯，习惯再塑人。身陷其中，往往不知身已陷其中。像一个美丽的人对自己的美丽根本没有自觉，就是那么自然而然地在举手投足间便流露她的美，因为完全不去刻意，不是造作，才更加吸引人。「上回我在新加坡的展览，出版一本小画册，画册封面那张图，是达摩祖师在一棵大树下。就那幅画，展出时候，有一个洋人经过展览场地，无意中看见，停住端详许久。当他离开前，特别指著那幅画告诉画廊的小姐，他要看的最好的画，在这里。」那是2001年的事，新加坡斯民画院为谢忝宋办的一个个展。

艺术创作者经年累月、孜孜不倦，一而再，再而三地接受种种挑战，面对各类挫折，依然执著于实验和实践，为的不外是寻觅心灵上的知音，真正和共鸣者相遇时，那份内心的大满足和大愉悦，着实无法言说。这同时也是无论有多寂寞多孤独多忙碌，画家坚持继续创作的动为和源泉。「其实那幅画非常简单，上面只有小鸟，望著天空，达摩祖师就坐在树下。」谢忝宋轻描淡写地描述他的作品。

曾有诗云：「达摩西来一字无，全凭心地用工夫。」达摩一字不说，看的人只好自己用心用功夫。

在这寥寥数笔间，观赏者究竟看见什么东西，让他脚步踟蹰舍不得离开？同样又是保罗·克利的名言：「一个除了作品本身以外又加上注解的艺术家，一定对他自己的艺术没有什么信心。」保罗·克利认为所有对作品的评语或解释，「是批评家的职务。」

画家只负责做艺术创作，至于作品的注解，留待艺评家去承担这个责任吧。「画靠自己去看，凭感觉去说话。」谢忝宋不愿意为自己的画多加「说法」，原因是「说不出来。」画家只稍稍讲了一句「这是「内敛」使人留得住」。

现照自己的内心；苏东坡诗云：「得句如得仙，悟笔如悟禅」，抄经日子一久，无论思想、性格和态度开始有所不同，甚至于日常待人处世时，连带地或者说情不自禁地，画家的人生哲学、审美观和价值现都起了很大的转变。

接踵而来的日子，禅对谢忝宋来说，不知不觉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由于如此，他从事艺术创作的时候，非常自然笔下便流露出来。

生于瑞士并有摩尔人血统的德国艺术家保罗·克利在他的日记里说过：「一个艺术家表现在外的生活，可以透露有关其作品品质性的东西。」

人塑习惯，习惯再塑人。身陷其中，往往不知身已陷其中。像一个美丽的人对自己的美丽根本没有自

觉，就是那么自然而然地在举手投足间便流露她的美，因为完全不去刻意，不是造作，才更加吸引人。

「上回我在新加坡的展览，出版一本小画册，画册封面那张图，是达摩祖师在一棵大树下。就那幅画，展出时候，有一个洋人经过展览场地，无意中看见，停住端详许久。当他离开前，特别指著那幅画告诉画廊的小姐，他要看的最好的画，在这里。」那是2001年的事，新加坡斯民画院为谢忞宋办的一个个展。艺术创作者经年累月、孜孜不倦，一而再，再而三地接受种种挑战，面对各类挫折，依然执著于实验和实践，为的不外是寻觅心灵上的知音，真正和共鸣者相遇时，那份内心的大满足和大愉悦，著实无法言说。这同时也是无论有多寂寞多孤独多忙碌，画家坚持继续创作的动为和源泉。



「其实那幅画非常简单，上面只有小鸟，望著天空，达摩祖师就坐在树下。」谢忞宋轻描淡写地描述他的作品。

曾有诗云：「达摩西来一字无，全凭心地用工夫。」达摩一字不说，看的人只好自己用心用功夫。在这寥寥数笔间，观赏者究竟看见什么东西，让他脚步踟蹰舍不得离开？同样又是保罗·克利的名言：「一个除了作品本身以外又加上注解的艺术家，一定对他自己的艺术没有什么信心。」保罗·克利认为所有对作品的评语或解释，「是批评家的职务。」

画家只负责做艺术创作，至于作品的注解，留待艺评家去承担这个责任吧。「画靠自己去看，凭感觉去说话。」谢忞宋不愿意为自己的画多加「说法」，原因是「说不出来。」画家只稍稍讲了一句「这是「内敛」使人留得住」。

虽然画家纯粹让作品自己去「说话」，不愿意多解说，但凭藉多年的创作经验，谢忞宋认为「空间处理的手法很重要。」到今天，他的作品「以少为多，以简为胜，已经发展到最简练的境界。」他举八大山人为例子：

「人人都觉得八大仙人的画有禅意。」他认为最大的因素是「八大山人的画正是到了最简的境界。」清代的八大山人原名朱耆，是明朝王族的后裔。明朝灭亡后，曾经剃度出家，后还俗，又做道士。由于深感家破国亡之痛，长期在精神抑郁的状态下，所作的图画忧愤悲凉，充满对现实的种种不满。他的作品笔墨精简，但蕴涵复杂的情感。

历经生命的曲折沧桑，看遍生活的人情世故，图画从繁到简的谢忞宋，在另一幅画中，大胆地将树的大干留下一片白，「看著好像是空的，小鸟可走出去，也像条大路，可通往另一个空间，无限的空间。」空间处理得好，韵味自然无穷。中国著名艺评家傅雷曾经说过「中国画的「虚」是留白，西洋画的「虚」仍然是色彩，留白当然要比填色更准。」有了留白，傅雷认为「中国艺术更需要也更允许观众在精神上、美感上与艺术家合作。」把空白留给观画人去填补，去感受，让绘画者和欣赏者有交流有合作的机会，这就是那个洋人被谢忞宋的《达摩祖师》吸引的主要原因吧。

「空间艺术是现代艺术的名词。」胸怀宽阔的画家，毫不介意把自己在创作历程的收获，与众人共享在「谢赫六法」里叫「经营位置。」谢赫是5、6世纪之间的人物画家和美术理论家。他本来擅长画肖像，但他在画史上的重要地位，却是因为一本《古画品录》。在这部书的序言中，他提出了品画的艺术标准，也就是后来的水墨画家依循的绘画艺术的6个法则。即「气韵生动、骨法用笔、应物

像形，随类赋彩、经营位置、传移模写。」

中国画非常讲究布局，就算取材好，亦未能肯定将会成就一幅好作品，必需再通过推敲构图的气势、色彩、留白、题款等细节。这就是「谢赫六法」中的「经营位置」。

熟读「谢赫六法」的人很多，许多画家也照着这六法去发展，但是艺术的道路是没有止境的。」在这一条清冷孤寂的艺术道路上探讨数十年不曾退缩的谢忞宋，对艺术创作的心得如下：「1是「物无定位」。一个空间的景物，要是已经定位，不免时常出现同样的构图。那是死的境界。景物假若能由画家山由牵移，迁想则妙得，这边搬过来，那边搬过去，这样的构图，不会千遍一律，每一张都会有新的变化。」

「2是多点透视，也就是传统所说的散点透视，唯有利用这种透视法，方可在空间产生变化，我叫它为「无定位视点」和「物无定位」异曲同工。假设视点定位了，画同样也会死。画家在创作时，没有天地之分，画起来就无界无限，无拘无束，天马行空。一幅画可仰看、俯看、侧看。画中于是有画，画外也有画。从这个时空可进入另一个，在时空隧道里任意穿梭。时空与时空可对活，这样的空间变得很广阔，可自由自任地发展，无形中画里出现的是海阔天空。这样的画看了很舒服。因为可以给人许多联想和无穷的回味，因此不会令人觉得枯燥。」

「除此之外，技法里要有另个说法叫「法无定法」。这是第3点。「法」是约束，法则。在画画时，「法」过于严谨，全死，无法发展。符号语言全因此僵死在那边，东西保持原状，久了便落伍，无法超越日时代。时代一直向前发展，画却跟不上，那就是过时了。」「这3点结合起来，就有一幅活的画。」不断地探索的精神，是谢忞宋一直往前走的因素。「法一规定，画就死掉了，一个武林高手18般武艺都要懂，但要看对手出招，才能制招。见到景物凭个人感受去表现它，如能做到达点，就十分自由，很自由时可产生新的东西。最后才能法法相生，虚实互补，可使绘画在应用和变化永无败笔，甚至起死回生。」

画坏的画，居然可起死回生？这是没法想像的，但是，谢忞宋毫不犹豫地点头：「没错，画好一幅作品，发观未臻理想，可重新安排，裁剪，叫分割重组。结果可能会出乎意料，显现奇特的景物安排。」艺术创作没有方程式，画家不要故步自封，恃著个人对艺术的热忱和喜爱，培养技巧，磨练思想，刻苦钻研，终有成就。

「其实如何构成只是一个手段。」他说，「平日所接触的，以点线面结合，产生空间意识在里头，笔墨技法做得好，画出来的景物就有生命。连石头和树木都可以有生命，但需要仔细观察造型的生长规律，把规律的节奏做出来就会有生命。」

听画家谈画，结果听到画家的感悟，他捉到的「物无定位」，「无定位视点」和「法无定法」，其实就是一句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」。在他眼里心中，任何事物包括石头也皆有生命，他所说的岂非是「青青翠竹，无非般若；郁郁黄花，尽是法身」？

学佛人皆知，「「经」是佛语，「禅」是佛意」，画中有禅，即是得了佛意，有人称谢忞宋的图画是「得意忘形」，更多人说谢忞宋的画有禅意，有佛味。谢忞宋对此亦不多言。他微笑说的是：「「法无定法」非我提的，这是佛家的。「物无定位」则是道家的，「无定位视点」是传统绘画中的多视点透视法。这种种说法，前人已经早就知道，也都是佛儒道的哲理。前人皆做过，我只是取其精华加以应用和发展，刚好是承先启后的发展。」

谢忞宋在固有的传统艺术中取经，并融入个人在新时代的生活体悟，先把禅落实到他的生活，他的心性，再挥洒在他的艺术创作中。

「佛教源自印度，来到中国，再加儒道结合，已是中国佛。道家是道法自然，一切都是生活，是自然的生命，刚好和佛家相同。儒家推崇的也是人文道德，慈悲关怀，这一点亦和佛理相通，是给人善、好的东西。」

照谢忞宋的理论，中国画中不只有美学，还是哲学的，文学的，也是伦理的。一个画家若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，笔下自然流露佛儒道的学说。

曾经有外号「谢水鸡」的谢忞宋把「水鸡时代」认为是他某个时期的生命的领悟。虽然大家公认他赋与水鸡艺术的新生命，然而，时间的脚步不停地往前走，一个讲求与时俱进的艺术创作者断然不会把「将水鸡带到艺术殿堂」的那个时期作为艺术创作的句点。

水墨画大师开白石曾经有3天没画画，当他重新捉笔时，发现手不从心，为了提醒自己，即刻在画上题「3日未作画，笔无扛态」。谢忞宋每日写字作画，一天不书不画，日子难过。天道酬勤，他的作品可分为1. 传统期，2. 重造自然期，3. 众生的话语期。

谈到《众生的话语》，谢忞宋说：「每天都在作画，有一天，突然有所悟，在画册上写下《众生的话语》。然后发现，所有要写的，都在这一句话里头。有生命才有语言，生命即是一切众生。包括石头、云和树，皆可说话。这一对话，时空上的交流变得很大。无形中是个活生生的家庭。当这一幕出现时，艺术在生活中带出了禅的意味。」面对自己的画，「有时会偷笑。石头和石头在对话，有时看画中的小鸟在啄石头，感觉到石头在摇在摆，有时发现小鸟走出画外去了，看见那朵云从外面慢慢走向这里来了。」是画中或画外？观画者不必苦苦追究，画家的心不执著，不停滞，永远保持流动的状态，此时的画家，已经是到了「何处青山不道场」的境界。

谢忞宋近期的作品，侧重在空间意识的探讨。看他的新作，画中有文，有字，文字中又有画，书画相牵相引，相融相汇，分不开也拆不掉。

「是的，书画本同源。」画家说：「书法原是文字。文字的开始是符号图文，进一步才有象形方成文字。文字的书写，在于实用，这一点和绘画相同。先实用才到装饰。文明进步后，文字才化为书法。绘画亦足如此，因有了文明、文学，才产生绘画。东方画和西方画的不同点，是东方画把绘画和文学紧密结合，讲究的是人文精神。东方艺术也是人文艺术，内涵文学哲理。书法也是如此，因而和绘画有共同的人文精神，同是以笔墨为工具，也同以线条表现。」讲到这里，他微笑，「既是如此，当然可以把书法变通。」

根据《中国绘画史要》其中一篇《象形文字及其绘画意义》里，作者提到初步定型的汉字是殷代的甲骨文和铜器铭文。达2种文字都是依据事物的形象，从图形示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实际是绘画形象的概括、固定和规范。

中国文字不单是一种语言工具，它本身的形象、结体、笔画及单字的联缀组合，都具有独特的装饰美、结构美、意象美和节奏韵律美。

当文字演化为书法以后，它的形式和法则一直为绘画提供营养和为量。书画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密切关

系，构成了「书画同源」之说。

「若是在图画中加入书法，能够使画的空间和感觉出现更美妙的视觉效果。书法有密度，画有空白和块面，两者结合起来，在对比和视觉上无形中出现虚实结合的美。」线条是中国画的造型方法的特殊手段。但在自然界中却足下存在的，可它又是最原始的造型语言，每一个人的第一笔绘画，定是由线条开始。中国书画把线条技法的表现，发挥到最淋漓尽致。

「这样的探索也符合我本身在绘画空间艺术的探讨。虽然前人没有把书法作为空间艺术的发展，他们只是当成落款，这是过去的手法。我是在既有的传统卜衍生发展，等于是传统书画的承先启后，并且又符合时代的发展，产生了新兴时代的语言艺术的发展。」

中国文化的发展中，线条在艺术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；「谢赫六法」中的「骨法用笔」，就是把「骨为」当成作品的神气。艺术评论家宗白华说：「骨法用笔，就是运用笔法把捉物的骨气来表现生命动向。」白巍在一篇写艺术家的文章里提到：「所谓骨为，就是画家心灵律动、感情迸发的为度、深度和厚度，只不过这是通过品，不免都是面目模糊，暧昧不明，也是在自欺欺人。「今天已经进入电脑时代，资讯的获取太快也大容易，能够结合时空和讯息，才能出现变化和突破。」永不停止艺术追求，是画家能够突破和创新的主要因素。「西画在 19 世纪后受东方画的影响，有理 1 生和感 1 生的 2 面，才有那么丰富的发展。」

深受东方思想哲学影响的德国艺术家保罗·克利，还有句名言是：「用一根线条去散步。」仔细阅读一幅中国画，将会发现，从线条除了可以看到画者的笔法技巧之外，尚可看出画者的感情和心灵深度。

「我们在这里，身力华族，应该要特别关注本身的文化艺术，东方画不但是宝库，在这个区域也是重要的一环。若能将传统结合本地文化，肯定可得新兴艺术。」

谢 忝宋的一批学生正在为他编辑一本《跨世纪新南风》，作为新世纪南洋风的献礼。「这一本新书(跨世纪新南风)，是我从上世纪到这世纪的作品记录，刚好符合母校南洋美专创校 65 周年庆。「南洋风」应向前跨步发展。西方是形式美的艺术，东方是含蓄的表现。东方通过以物观物打破天地人的结合，融力一体。天是宇宙，是天命，地是地理、自然环境，人是社会人群。天时地利人和，绘画如达到这 3 者结合的效果，再加上观赏画的人如能达到物我相忘，才能充分了解绘画之美。」

画家不谈禅，只说创作和生活，画家更不刻意在画中说禅，但有机缘观赏画家的作品时，画中连连和绵绵的禅意，让人细细回味。

在创作上，画家不轻言满足，对生活的需求，画家正好相反，一点也不苛刻。「不求大富大贵，平常日子平常过，没有钱的时候，卖一幅画，又有饭吃了。」生活让画家明白，平常心是道，唯有摆脱物欲的纠缠，才能使心灵回到自由自在的境地。丰盈充实不在于金钱的累积，广阔的精神和富足的心灵才容易完善自己的人格。达摩祖师尝言：「见本性为禅，若不见本性，即非禅也」谢忝宋不讲修行 2 字，他只是让生活归于生活，越简单越朴实，当一切都回归自然的时候，禅就出来了，他的画也出来了。

谢忞宋简介

1942 年生于森美兰州。又名谢梅号天心或寸身言天心，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美术专科学校，2002 年荣获美国美联大学艺术哲学博士学位；现任马来西亚国际现代书画联盟理事长、南洋美专校友会(马)会长、森美兰艺术协会顾问、国际现代水墨画联盟会员、国际造型艺术家协会(马)会员及国际彩墨画家联盟会员。

由 1967 年起在大马与中国各地举办了 22 次个展及在东南亚各地参与了数十个联展。

谢忞宋的作品



金刚经



天外天



致虚



有始有终



论道



恒河之沙



众生



隧道时空



时空对话



荷塘有外



天地人



观



无意生象



田园结伴



天道神道人道

专访、朵拉
图、谢忝宋
《普门》第46期
